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淞隱漫錄 沈荔香

沈荔香，南海諸生。工詩文，而尤善擘窠大字，容體清俊秀削，時人有「瘦腰郎」之號。父固宦於京師，由部曹升諫議，頗具風骨，權貴憚之。生頻年康了，屢不得志於有司，僚無聊，時形歌詠。生父招之入都應京兆試，生因別戚串，束裝就道。聞吳郡素稱繁華淵藪，小作勾留，冀有所遇。所居為滄浪亭旁舍，池館清華，水木明瑟，明窗淨几，不著纖塵。生固好靜耽寂，寡交遊，讀書課文之外，了無一事。茗碗香爐，最喜獨坐思。一夕，微雨廉纖，春寒料峭，思鄉綦切，偶作小詩，正曼聲吟哦，擬點竄數字，忽有自後掣其筆者。疑友人偶與之戲，急回首矚之，則一□六七歲女郎，長袖寬衫，丰姿娟妙。訝此間何得有此妙人？是鬼是仙，竟莫能測。即起向女長揖，詳詰姓名。女亦檢衽道萬福，曰：「直告郎君，妾東鄰之小也。前日見君停車牆畔，折取妾家牆內桃花，又摘辛夷一朵，斜插帽簷。我家菊鬢以囉帕裹青子數，擲君車中，君忘之耶？」生曰：「當時見此，方疑為曲院人所貽，不意乃出自卿婢耶？卿真可謂多情者矣。顧卿家雖相距咫尺，但今夕更深泥滑，纖趾伶仃，安能獨自來此？」女曰：「妾攜有兩具，菊婢持燈為前導，君不知耶？」言未已，籬鬢已推門入，手執琉璃蓮花燈，光輝遠射，制甚精雅，懸諸簾鉤，滿室明明；又從門外取入蓋一屐一。生視屐，小不盈三寸，以檀木為之，鏤鴛刻鳳，巧致異常。生把玩不忍釋手；底略沾泥，代為拂拭。歎曰：「睹此令我真個消魂矣！」引至鼻端嗅之。女急奪去之，笑曰：「君真無賴之尤者也！」生曰：「今夕何夕，見此妙人。既得相逢，作何消遣？」女曰：「妾來不可阻君詩興，請檢韻牌即景聯句，何如？」生曰：「諾。」女拈得「車」「花」「家」三字，遽操不律，立成一絕，云：

擲果爭看七寶車，停蹤牆畔乞桃花。

桃花那得如人面，咫尺東鄰第五家。

生曰：「自寫供狀，足見慧心。」遂為擱筆。轉詢女曰：「能參米汁佛禪否？行廚中藏有斗酒只雞，天氣頗暖，似可冷飲。」於是開樽對酌，女量甚豪，一舉□觥。因曰：「君的是解人。然酒盡不可無繼。雛婢雖愚，可代君沽。」生曰：「善。卿可謂跌宕豪放，風流自賞者矣。」乃盡括室中所有，僅青蚨五百頭，持以付婢。女笑曰：「措大今日可稱窮奢極欲矣，阮郎看囊錢亦復一文不剩。明晨酒醒時，勿怨阿儂。」須臾，酒肴俱至，探手從竹筐取出，陳列几上，熱氣蒸騰。生嘗之，其味殊美。訝附近食館無此烹飪妙手，乃詰雛婢何處取來。女曰：「措大誠不易欺，一打誑語，便爾駁詰。試思此時街鼓如，店門早閉，豈肯貪汝五百錢，再著犢鼻■，重入廚下羹羹哉？此乃取諸宮中，聊應所需。吾家廚娘手段固不劣也。」生曰：「何如？然則吾舌亦可謂能辨淄澠矣。」洗盞入座，縱飲無忌。」

女曰：「兩人對角酒軍，頗嫌寂寞，且君量雖佳，非我敵手，勝之不武。我家五姊七妹，必尚未眠，何不呼之來此，與君一見。三爵後，君定作城下之盟。」生曰：「一鬚眉何懼三巾幗哉？定當重整旗鼓，高持杯杓，以與之周旋。」婢去未幾，窗外忽聞笑聲，一已推扉遽入，曰：「女劉伶乃欲乞援軍哉？」女令生起揖曰：「此我家五姊也。能歌，善彈琵琶，今之曲聖也。」因詢小字。曰：「曼仙。」甫就坐，一女繼至，舉止端重，似涉矜持。女指謂生曰：「此我家七妹巧仙也。」斟酒一巡，互相酬酢。生袖中突出繡履，置杯於中，斟酒，一吸遽罄，曰：「昔楊鐵崖有鞋杯，今沈荔香有履杯，亦一時風流嘉話也。」女笑拍生肩曰：「此物何時被君竊去，乃惡作劇至是哉！」生曰：「當傳觀圍座，各飲一杯。」曼仙曰：「幾見以牀頭人物居為奇貨？速浮一大白以解穢！」飲至雞鳴，二女引去。頃之，女亦欲行，而聽窗外雨聲甚惡，遂留宿焉。低幃昵枕，極盡纏綿。天明，女悄然出衾，及生醒索之，已杳。方冀入夜復來，而數日間足音闕然。

適接都門雁字，催行殊急，不可久留，買往申浦，擬乘輪舶赴北津，聊憩行裝於北關外。友人袁問梅約作狹斜游，設宴於顧蘭蓀舍，固此中翹楚也。袁為生作冰上人曰：「此間有新至名下妓，一曰吳新卿，一曰李尤美，以行六，人皆以六妹呼之，丰韻娉婷，姿容豔麗，不可一世。君當急繫花鈴，為之保護，否則恐為他人所先。」生聞名，已疑之。及至，果在滄浪亭畔夕間所遇之小也。驟見生，香腮薄暈，淚涔然，不能出一語。生詢其何以來此。女附生耳小語曰：「請勿言前事，泄則禍至矣。君可伴作不相識者，邀友重宴於我家，托故留宿，爾時妾當為君縷訴顛末。」生領之。女傍生肘下，若飛燕之依人。袁曰：「此豈君之舊好耶？不然，何以交淺言深也？」生曰：「契治苔岑，氣通沆瀣，斯萍蓬而膠漆矣，豈在相識於先哉？」女持觴政，生拇屢北，悉女代飲，罄無算爵。

筵既撤，生邀袁至女家。小樓三椽，陳設頗雅，湘簾几，猊鼎鴨爐，位置宜人，額曰「鶉淞閣」，女所自題也。坐客咸歎其妙，曰：「不謂風塵中有此名媛。」於時華燈四照，綺席重開。所呼來侑觴者，皆一時之秀，如陸月舫、王蓮舫、馬雙珠、呂翠蘭、張善貞、吳慧珍，並皆珠圓玉潤，月妒花羞，秋菊春蘭，各極其妙。生曰：「何滬上之多才也，遠勝金閨□倍矣。」袁曰：「此數人者，乃拔其尤，固群芳之冠冕，勾欄之領袖，極南部之選而空北里之群者矣，夫豈能多觀乎哉！今夕畢集，此筵可為盛會。君其珍重，勿輕視之。」生曰：「誠如君論。然得小來，則千古美人俱當壓倒，恐此六妹，不得為尹、邢、嬙、旦、環、燕、英、瓊並駕齊驅而廁乎伯仲之間也。」小曰：「六妹皆我姊妹花，我見猶憐，敬當退避三舍。君譽毋乃過情，懼為月旦花林者所竊笑耳。」袁曰：「昨見申江花榜，殊不愜意，如某某者，其貌見之欲嘔，乃居然列於前茅，豈此公真屬霧裡看花耶？抑走馬章台，未及諦視乎？雙古罌齋主人特為補錄新卿、月舫二美，雖足為吐氣，然滄海遺珠，正復不知凡幾。滬上誰為廣大教主者，當特出千金，招集群妹於味菴園中，重為釐定，斯足為迷香洞中生色矣。昔天南遁叟羈旅香海，兩定花榜，第一次以月仙居首，珊瑚漁父之所眷也；第二次以麗娥為冠，即遁叟所屬意者也。而人不以為非，榜出，平康中奉為定評，以其公也。」

更闌席散，生偽作沈醉者，倒臥榻上。女掩扉，屏去婢媼，代生解衣履，投入生懷，嚶嚶啜泣。生慰藉再三，曰：「一宵之愛，實訂終身。何遽離迷，忽墮重淵？輾轉思維，莫解其故。」女曰：「五姊因懷妒心，故泄於老父前，父以邂逅淫奔，行同於娼，遽以一舸載至此間，鬻諸鴛母，僅三百金，原契尚在妾所。苟能代贖，得脫火坑，雖為妾媵，亦所甘心。」生曰：「行篋只有百金，然謀之同鄉，或能為力。」

翌日告袁，袁慨然脫贈五百金，遂贖之歸。擬攜之都門，恐為父所責。女曰：「無妨也。妾亦世族，伯叔俱在京師躋顯要，居箕帚列，當不辱君門第。所舉特以試君心耳。」啟筭，前金具在。